

坐在门槛上的巫女

李邕 著



漓江出版社

目 录

年轻的江	(1)
士兵和孩子	(19)
七月	(32)
被遗忘的南方	(44)
河妖	(80)
沼泽地里的蛇	(99)
蓝蚂蚁	(116)
面具	(123)
孤声	(130)
坐在门槛上的巫女	(146)
某年某月某一天	(154)

黑鸟	(174)
歌地	(181)
某种结局	(194)
伏羲怪猫	(209)
画廊大侠	(219)
冷梦	(233)
恐龙谋杀案	(254)
飞来飞去	(261)

年 轻 的 江

老龙嘎先是用手推着鸟排* 逆水向上走去，在急水滩的上游，他上了排，在铁嘴和竹箩间蹲稳了，竹篙向江心一点，那排子便飞快地朝下游漂去。

他顺利地到了江这边。他老了，就不得不这么做。早些年时他可不是这样，那会儿他身上尽是一疙瘩一疙瘩的腱子肉，身边是一群强硬剽悍的鱼鹰，气盛着哩。他喜欢奋力地划着桨，听着别人的喝彩声，在激流中横冲直撞。现在他上了年岁，明显地感到自己不行了，身边的伙计也只剩下了铁嘴，有的事再做起来就不会很顺当。这使他常常要回忆起昔日光景。不过好汉不提当年勇，每当他想到这些事的时候，又总是迫使自己别想。

他把鸟排撑到了老地方。

这儿是个挺大的岩洞，三分之一浸在水里。许是由于地下河汇入的缘故，水凉飕飕的。流速极慢，在洞口前形成一片平缓的回流。鸟排泊在这里，慢慢地打着旋，但是不会被

*鸟排：即竹筏子。

冲走。打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捕鱼的好地方。老龙嘎打了几十年鱼，多半喜欢来这里。

他放下篙，从身后摸过一个铁皮筒，里面装了些剁碎的蚯蚓和米饭什么的。他拿在手里摇了摇，然后朝江里撒去，看着那些白色和红色的鱼饵沉入水中。多年来他一直习惯这样，先让鱼吃个饱，招引更多的同类来，再放鹰。他做完这些后，暂时没什么可干的了，便蹲在排子上，看着江面出神。

这条江，他从来看不够。年年看，月月看，天天看，每一回漓江都对他保持着难以言尽的新鲜感。很多人都说这里的山水是世界上最美的，他认为这话没错。只是他更喜欢水。他并不相信那些坐着漂亮的旅游船的人们能看出什么。要是不在这条江上打鱼，他不知道它还会有什么好看的。他认为只有自己才懂得它。每当他凝视着江面时，就会感到一种神秘的力量，使他暂时忘掉一切。烦恼或是忧愁，痛苦或是兴奋，都会在这力量的揉摸里达到和谐。他说不清这是种什么感觉，而且永远也没想要说清它。不过要让他有一天不看这江，他就会受不了，心里就会空落落的。这种空落落的迷失感会折磨他整整一晚上，直到第二天再去看个够，他才又重新变得踏实。然而就是这种心境，他也从来没去想过是为什么。

此刻，江面空远而平静。碧澄澄的江水呈现出极好的透明度，可以看见深水里的水草在优雅地飘动，一串水泡正沿着它们冉冉上升。他看不到水底，越往下水的颜色就越偏于蓝紫，最终显得那么深不可测。于是他朝远处的江面望去。上午的阳光并不强烈，但在山影遮不住的一带，却由于光照而更加清澈明亮，以至让人一下无法判断那是蓝色还是绿

色。几排闪烁不定的光点跳动着，看久了令人眼花。这使他想到了荷花鱼身上金红色的鳞片。再远一点的地方，那些看上去小得可怜的灰溜溜的木板房，就是他老龙嘎住了一辈子的渔村了。不知怎么的，他不大喜欢房子。

铁嘴不耐烦地扑打了一下翅膀，喉咙里“咕咕”地响着。他收回目光，知道它饿得耐不住了。该干正事了。于是他站起来，双膝一弯，便使劲地上下蹬起来。“啪——啪——”鸟排很响地拍打着，水花溅得老高。这是他的老规矩，鱼鹰得到下水的信号，同时水里的鱼会被惊得乱窜，便于鱼鹰发现目标，他这样做时欣喜地感到了自己的力量。他还不是老得一点都不中用了。老龙嘎这一手谁也比不了。一高兴，他嘴里就禁不住“嘴”“嘴”地叫起来。他想到二十年前在这捕鱼的情景，七八条，有时是十几条鸟排围成个圈儿，每条排上都立着几只虎视眈眈的鱼鹰。一声吆喝，大家便一齐蹬起来，嘴里发出整齐洪亮的喊叫声，水面溅起一圈雪白的浪花，响声惊动了整条江震撼了江两岸的所有山峰。当然，那喊得最响的，水花溅得最高的，自然要数他龙嘎。那时他也实在算不上老。他的铁嘴，还有猫眼、白额虎、水獭子……也都是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哪天不是让他满载一箩筐活跳跳的鲜鱼归来！那时的漓江也没这么老，那水多清，好象再深的地方也能见底。江面上到处能看到鸟排，鱼鹰在排头拍打翅膀，或者滑翔时把镜面般的江水拉出一道线来，让山影微微晃动。一九六四年来了几个拍电影的，说要拍这里的山水，还要把它拿到国外去放映，让全世界都知道这儿好。他们叫龙嘎把鸟排撑到镜头前，露出他油棕色的脊背和有力的胳膊。他们把铁嘴也拍了进去。那家伙正抖着一身黑得发亮的羽

毛，神气活现地叼着条鲤鱼。后来城里放这部电影时，他专门带了三岁的儿子进城去看。想到全世界都会看到他龙嘎那一手，他就有种按捺不住的得意。他想除了他龙嘎，谁还配享受这份荣光呢？沿江上下几百里，谁不知道打鱼的龙嘎家！从他爷爷的爷爷辈起，他家驯出来的鹰就是最优秀的，捕到的鱼就是最多的，谁也无法比。大家都尊重他。在你提到龙嘎时，无论谁都会“嘿”的一声竖起大拇指来。真没得说！他看着电影，嘴里就不停地念叨：“儿子，儿子哩，瞧你老子在上头，都要出国了。你是咱们龙家的，打鱼吧，将来你准能超过老子，是不是？”

想到这，老龙嘎叹了口气，嘴里不再喊了。后来真不知怎么的，这江竟一天不如一天了。江水开始变得有些浑浊，经常从上游漂下一滩滩五颜六色的汽油，还有许多白色的小疙瘩，轻飘飘地浮着。人们说那是上游钢铁厂倒出的炉渣。接着又是造纸厂的废纸浆，染织厂的废水，一古脑泼进了江里。再以后就是这条江上总浮着一些翻着白肚的死鱼，鸟排却一天比一天少了。他龙嘎的伙计们也先后死去，只剩下了一个忠实的铁嘴。可无论如何，他龙嘎也不愿象渔村里其他的人那样，上了岸改行去种地。他实在是离不开这条江。如果不让他打鱼，那还不如叫他死了好。

现在人们都在他龙嘎前面加上了个“老”字。他也早在心里叫那家伙“老铁嘴”了，只是还从来没叫出声。漓江呢？前几年政府提出要治理污染，恢复它原来的样子。听说还专门从北京请了专家来。儿子告诉他，那几家工厂有的停了产，有的改了产，或者采取了什么别的措施。这下好了，他想，没有讨厌的小白疙瘩了，也没有一滩滩的污七八糟的东西

漂在水面了，鱼还会多起来的，水也在变清。不过他总觉得，这江是不会再有过去那么美了，因为它毕竟像他一样，也老了。人们也不会再回乌排上来了。他们偶尔也下江撒个网，垂个钓的，但那不过是搞两个下酒菜罢了。

铁嘴不声不响地从排尾浮上水面，大口地吸着新鲜空气。他听到了它的动静，回过头对它嚷道：“你这家伙，你逮着什么了吗？”他完全用不着问，实际上他早看清了。而且他也不是不知道，再聪明的鱼鹰也不会象狗一样听得懂主人的话。他所以要说，是因为他总得有个伴儿。他又说：“听好了，今天多逮点，别让人家看我老龙嘎的笑话。”铁嘴慢慢地绕着乌排游了一圈，然后耸了下湿漉漉的肩头，又一头扎了下去。

它可是大不如当年了，他想。铁嘴是那群家伙里长得最壮实的一个，以前它一天逮上二三十斤是常有的事。他对它就象对儿子一样疼爱。他记得很清楚，当那十几只雏鹰刚孵出壳那会儿，也正是他老婆在产床上嗷嗷乱叫的时候。他一下得了两摊儿子，乐得跟傻了似的。他那时雄心勃勃，决心要驯出一群世界上最棒的鱼鹰来，也要带出个世界上最优秀的打鱼人。儿子连声“妈”都还不会叫时，他就把儿子装进一只木桶里，看他的雏鹰怎么学着把一条条活鱼叼在嘴里。后来他的鱼鹰真驯出来了。尤其是这铁嘴，整个身架子差不多达一米，满身漆黑的羽毛威严无比，在阳光下闪射出逼人的紫色金属光泽。还有那嘴，那长而有力地向下钩着的嘴，更显出超群的凶猛和强悍。它捉起鱼来就象水里的魔鬼。这辈子它为老龙嘎捕过多少鱼啊！可是儿子呢？他的另一个希望呢？他心里不是滋味地想着，不由朝江上游望去。江太空

远，什么也看不见。江使他疲倦了。儿子也很使他疲倦。

铁嘴又浮了上来。这回它的神色有些异常，翅膀兴奋地扑打着，嘴里明显地有个活物在摆动挣扎。他听见鱼尾打在鹰嘴上的响声。他还想看清楚些，可铁嘴却伸长了脖子，一个劲地蠕动喉咙。经过努力，那猎物到底落进了它的喙囊中。它满意了，大摇大摆地游到排子左侧，偏着脑袋看着它的主人。他猜想刚才它吞下的不是一条饭头鱼就是一条石斑鱼。他一向对石斑鱼没好感，那种通体黄得有些透明，带着花斑的家伙呆头呆脑的。他也不大瞧得起逮石斑鱼的鱼鹰。尽管鱼鹰自己没有什么讲究的，有什么逮什么，可他总觉得这种鹰出息不大。看到铁鹰吞下那条鱼，他就有点不高兴。其实你不是没看见什么吗？难道你真能肯定那是条石斑鱼？哦，你什么也没看见，倔老头。他自己这么想。

他拿不准套在铁嘴颈子上的草绳是不是太松了些，要是那样就会让它钻空子。在这点上所有的鱼鹰都一样，那怕它是铁嘴。这么多年来，他竟第一次在这里失去了自信。他想，要么是他龙嘎老糊涂了；要么是铁嘴不中用了，总之他要检查一下才放心。

草绳套得很合适，不松不紧。它钻不了空子。他证实了这点后，用手在铁嘴头上轻轻敲了一下，朝它嚷道：“嗨！我可不喜欢偷懒的家伙！”他觉得它有些缩头缩脑的，就又给了它一下。

太阳渐渐地爬高了。他伸手从腰后摸出支旱烟袋，不紧不忙地往烟锅里塞上烟丝。竹制的烟杆满是苍老的节疤，就象他那指节突出的手。他想，等太阳移到田螺山顶，我就会抽完这袋烟的。

生烟又冲又辣的味儿惬意地吸进肺里。偶尔他也被呛得咳上几声，于是便想到了儿子从城里给他带来的纸烟卷。那种烟他抽过几次就劝儿子不要买了。烟味儿太淡，香味儿太浓，价钱也太贵。严格地说那真不叫烟。儿子却说那才是真正的烟。言下之意很明显，儿子笑话他，把他看作个乡巴佬。

城里，他想，那可是个古古怪怪的地方。还有那种穿了跟没穿似的什么尼龙袜，儿子也给他带过一双回来，花花绿绿的，看上去别扭极了。可儿子说那东西暖脚，硬要他穿上试试。他这辈子就没穿过什么袜子。他觉得儿子简直是在花钱给他买罪受，便把袜子扔在了一边。他越来越不明白儿子。他认定这都是城里使儿子变了。

也许，要是不让儿子读书，那事情就不会象现在这样糟了，他又想。当初他是反对儿子上什么学的，拗不过老婆的唠叨和儿子的哭闹，到底还是让他去了。一进学堂，儿子的新名词就多了起来。他不相信那些胡里花哨的玩意对打鱼有什么用，不过是将来写写信啥的用得着罢了。但儿子对书书本本的却着了魔一样。他不止一次地赶儿子跟他下江打鱼。他要让儿子相信，继承他龙嘎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事业，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他就这么个儿子。儿子就是他理想的延续。他从不指望他的三个女儿。他认为象打鱼这样重要的事，不是娘们能干得了的。可儿子没有听老子的话，甚至根本不把他龙嘎引为骄傲的本领放在眼里。为这事他没少骂儿子。他不能容忍儿子对他的不恭。儿子则一天比一天地变得不驯服起来。后来儿子中学毕了业，就去报考了航运学校，两年后分到了城里，专在这条江上开旅游船。老龙嘎彻底地

失望了。每隔一天，那条淡蓝色的有一条雪白的船舷和漂亮天篷的航船，就会高傲地从他身边驶过，激起的浪层把他的鸟排推得东倒西歪，象在存心气他。浑小子，看把你神气的！他气鼓鼓地看着那船。

晚上，儿子会回到家里，给他讲一些城里发生的事情。他听得很多，但话很少。

儿子说，他们现在的奖金增加了，每月都可以拿个三四十，抵上基本工资了。儿子说，城里做生意的人也多起来了，都是些自谋生路的待业青年。你要吃点什么或买点什么都方便，他们待客又热情又周到。当然，说得最多的还是这条江。儿子说，来这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现有的船不够用了，国家已经又运来了二十条新船，一条比一条漂亮。儿子说，以后打的鱼不用挑到城里和镇上卖了，把排子撑到船边卖给那些伙伙，又省力价格又合适。游客就想吃上一餐美味的漓江鱼呢。儿子说，将来爹要是无力下江打鱼了，就可以坐在家编些竹帽竹篮子之类的，外国人可喜欢买这种旅游品呢。听到这，老龙嘎忍不住了，涨红了脖子朝儿子吼起来：

“是啊！你巴不得老子下不了江，你就觉着想怎么摆弄它就可以怎么摆弄它了，是不是？可是你喝过几口漓江水？小子，喝过几口？问你哩！”

儿子先是被吓了一跳，看着老龙嘎那副样子，又宽宏地笑了：“没说让你打鱼，你愿打就打好了，多久都行啊。”

听儿子那口气，就好象这江是归他管着似的，可是老龙嘎的气上不来了。儿子不再是几年前的儿子了，不会脸红脖子粗地跟他吵架。老龙嘎觉得儿子是跟没读过书的人不大一样，进了城以后就更不一样了。老龙嘎没法跟儿子发怒，就

只好自个儿生闷气。以后他常常生闷气。

铁嘴从鸟排的前面几米处钻出水面，得意地拍着翅膀游过来。他把铁嘴挑上排，见它叼着一条半斤来重的草鱼。没用！庞大的鱼也值得这样，他想。他朝箩筐里瞥了瞥，只有两三条草鱼和一条刀鲋。他很希望能弄到条大一点的鳊鱼。这种鱼在市场上能卖好价钱。早些年可不是这样，谁也没看出它和别的鱼有什么不同，因此身价并不很高。后来有人说它“补”，开过刀的人吃了尤其有好处，它便一天比一天值钱了。现在市场上一斤鳊鱼有时卖二块五，有时卖二块八，碰上个好主顾兴许能卖上三块。他更肯定他对城里的看法没错了，那确实是个古怪透顶的地方。鱼卖得贵对他当然是好事，可城里人越来越刁，却是叫他受不了。

现在山影已移到了他的身后，把他整个地暴露在毒辣辣火舌之下。远处的波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跳到了他的排头，强劲地闪射着。他似乎置身于一片灿烂的星河之中。他望着江水，浅层的水域在光照下象块透明的翡翠，几丝斑斓的光线在里面游动，光怪陆离，幻化出各种色彩，显得十分兴高采烈。他感到全身热得难受，就把上衣脱下来，露出了仍然是油棕色的上身。他尽管气力不如从前了，可身上的肌肉还算结实。他带着几分满意瞧着自己，从胳膊一直瞧到肚脐眼。他见过那些皮肉松弛得一层叠一层的老头，他还不至于到那种地步。他想他的气力是不会很大了，但眼下打个鱼，扛个排什么的，还能对付得了。他想他得打鱼。就算他打不到很大很多的鱼了，可那又怎么样？他还得打鱼。然而，不久他的头就有点晕乎乎起来，好象自己在悠悠地升向空中。

这时他身后传来划水声。他的耳朵也还好使，老远就听到

了。他回过头，看到了那只顺水下来的鸟排。他知道那是独眼阿桂。这老头不喜欢老呆在一个地方，总是今天到这，明天到那，而他的鱼也不见得就比别人的多些。但老龙嘎看到他还是很高兴，他总算有个伴说话了，不用老是跟铁嘴叨叨个没完。何况铁嘴也忙得对他无暇兼顾。

他还隔着老远就想冲独眼阿桂大喊几声，话到嘴边，又噎住了。他看到阿桂那鸟排上只有他一个人，也就是说，除了阿桂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也就是说……他的心往下一沉，阿桂唯一的伙伴乌鬼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他问自己。其实他也猜到那大概是怎么回事了。

“我说阿桂，你怎么才来？”他竭力使自己的声音跟往常一样，就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心想，鱼鹰没了，这算是件最最让人伤心不过的事了。

独眼阿桂从排上拿起一根车钩，往鱼钩上挂好了诱饵，往水里一扔，慢慢地放着车轴上的柞蚕丝线。他做着这些事，一边朝水里“呸”地吐了口唾沫：“老子真是背透了时，在青龙洞钓住一条鱼王，耍了一个上午，还是让它脱钩了。”

看着这个倒霉蛋，老龙嘎也很替他难过。他说：“你不想钓鱼了？我在这放了鹰呢。”

“我还是头一回见到那么大的鱼。”阿桂仍旧只顾放着他的丝线。

“算了。人一老，运气就不再是我们的了。你别净想好事。”

“我可没想到会使过了劲。我还以为我能钓上它。”

“这种事谁都会碰到的。”

“我不应该让它跑了。”阿桂高声说。

他认定这老头惨就惨在脾气太倔上。他想一个人要是凡事都认真过了头，那他准交不上好运。阿桂年轻时是个火暴性子，就因为不服一口气，红了眼地跟别人争一个女人。那女人其实也算不上很出色。后来他得到了那个女人，却丢掉了一只左眼。那女人为他生下了一个丫头就死了。“独眼阿桂”就是这么叫开的。他对这绰号倒也不怎么在乎，他只是还想有一个女人。但那以后就再没有谁看上他。

“喂，小伙子，别垂头丧气的。”老龙嘎说。他想开个玩笑。当他意识到这句话一点也不可笑时，就自个儿先红了脸。

“我倒是还记得你早先的样子，”他又说，“那会我相信，只要你愿意的话，就可以打死一头牛。”

“该死的牛，”阿桂嘟哝道，他把钓竿不耐烦地一上一下地拽着。他一直不停地重复这个动作。

“你会让钩子挂住水草的。”老龙嘎说。

“我他妈是个天生的背时鬼！”阿桂恶狠狠地诅咒着自己。

过了一会阿桂也热得受不了了。他把钓竿斜插在排上，腾出手来脱下上衣。他的身体也亮得象涂了层桐油，但并没有老龙嘎的那么结实。然后他转过头来，用一只眼睛看着龙嘎，他说：“你真的对许多年前的事记得很清楚么？你还记得我的眼睛是怎么瞎了一只的么？”

“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当然，那家伙也没捞着便宜，在床上躺了半年，以后走路就一瘸一瘸的了。”

“我把他打重了，”他说，“可我没丢脸。”

龙嘎想，他会觉得谈谈这件事挺好，这样他的心情就不

会象刚才那么坏。

“我知道你当初并不想那么做。”

“我做了。”

“老实说，你那回干得可真漂亮。我喜欢看别人把事情办得利利落落的。”

“不过我到底还是受到了报应。”

老龙嘎不说话了。他知道阿桂指的报应是什么。他那个唯一的姑娘，是个挺招人爱的，叫做竹花的姑娘，早些年嫁到城里去了。阿桂本来为她相中了一个本村的小伙子，但她看不上。她不大喜欢乡下。她觉得怎么着还是城里好，也有个城里的小伙子觉得她不错，她就嫁走了。她一年里难得回村一次。她也没接阿桂进城养老。她怕阿桂会丢她的脸。每个月，她从城里给阿桂寄几块钱生活费回来。阿桂有时在村里人面前叨叨他没良心。但老龙嘎看得出来，他还是很想女儿。他想得太多了，就会在背着人的时候，用衣角去擦那一只眼里流出来的泪。

想到这，老龙嘎又隐隐地感到了些宽慰。跟阿桂比起来，他还算不上顶倒霉。儿子固然也很使他失望过，但无论如何，儿子对他不坏。每隔一天，儿子把船开下来后，就会回到家里住一晚，和全家共享天伦之乐，倒也不至于使老龙嘎太寂寞。如果儿子的口气不是太得意的话，他倒不知不觉地喜欢起听儿子谈话了。他听着那些闻所未闻的事，从眼皮底下看着儿子，看着儿子那白皙瘦长的身子，心里就有点儿乱纷纷的。有时他似乎又觉得儿子现在的情况也算不得很糟糕。

他想，阿桂要是光指望女儿每月寄的那点钱，那可没法

过日子。他和他有些不一样，但都得打鱼，都离不开这条江。这点上他们没有两样。

他们有好一会都没说话，只是各干各的事。阿桂显得有些急躁，象个没学会钓鱼的小伙子。老龙嘎很希望他能钓几条大鱼。

“你说这事是不是挺怪？”阿桂又说。他好象心不在焉。

“什么事？”

“乌鬼。它可是让我一点没想到。”

“我不知道什么乌龟呀。”

“你知道我说的是我那只鹰。”阿桂提高了调门。

“它昨天还是好好的。”

“今天早上，我跟昨天一样地去叫它时，就看见它一动不动地躺在那。”

“它太老了。我们都会有这一天的。”

“话是这么说，可我怎么就没想到？”

老龙嘎叹了口气。他很想安慰阿桂几句，又知道自己天生不是这块料。他找不到什么恰如其分的话来，只好把旱烟吸得吧啞吧啞响。

“它就这么死了。”阿桂还在说。

“再去弄一只小的来养吧。”

“哪弄？现在要找只鹰不容易。”

他想倒也是。再过几年，恐怕只有城里关养动物的园子里才能见到这些宝贝了。

他的铁嘴浮出水面，扑腾着翅膀从阿桂的排子那边游过来。阿桂不得不把浮子往回拉了拉，避开了它的冲撞。它这

次还是逮着一条鳊鱼，但老龙嘎并不高兴。他觉得铁嘴这一招来得真不是时候，简直坏透了。他阴沉着脸，让铁嘴上了排，把鱼扔进了筐里。然后他又看看阿桂，阿桂装作什么也没看见。

“我一直想逮到几条鳊鱼，已经干几天都落空了。今天看来也不会有。”他对阿桂说。

“你应该到城里去。”

“你说什么？”老龙嘎吓了一跳。

“你要跟儿子进城就能享福了。”

“我哪都不去。干嘛要进城里？”

“城里东西多啊，要啥有啥。”

“我不稀罕。我这会就想逮一条鳊鱼。”

“城里的鱼线结实，都是尼龙丝的。”

“要用你就用好了。反正我不会去。”

阿桂不说话了。他们这般年纪的人，都喜欢用自己制的柞蚕丝线钓鱼。他们不信任尼龙线，认为那种东西不牢。

后来他们听到头顶上有飞机的声音。他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向空中望去，看到一架很大的飞机，从太阳底下飞过。他们眯缝起眼，很认真地看了会儿。他们都知道，这样的飞机每天都有几架，带来一批又一批的外国人，又一批一批地把他们送走。起初那些人的模样很让他们不习惯，时间一久也就习以为常了。老龙嘎打了一辈子的鱼，从没想到过要到国外去看看，但有这么多的外国人对他们生活的漓江感兴趣，他还是很高兴。有时，他会好心肠地替那些外国人遗憾，他想他们要是早二十年来参观的话，那就更美了，准看得他们忘记自己姓王还是姓李。现在，哪能跟过去比？